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最近官場秘密史 第十三卷 欲界奇逢秀才捐通判 終南捷徑觀察作隨員

話說業秀才的女學生徐小姐，小名兒喚做天然。卻生得秀資替月，潤臉羞花，六寸圓膚，一雙素足，真所謂：「大踏步出，增窈窕姿。」這八個字，自足以寫出天然小姐的俏影哩。且說業秀才開館之後，匆匆光陰，已是一月有餘。頭裡幾天，天然小姐卻同著兄弟祥哥兒，天天到館，以後便懶得到館。不過三天、五天，來應個景兒。業秀才心裡很是沒趣。那一天問那祥哥兒道：「你的姊姊怎地不來唸書呢？」祥哥兒還是六歲，頂好要他的姊姊一搭兒到書房來，覺得安心些。恰好先生問了，便道：「我去叫來，我去叫來……」業秀才歡喜祥哥兒，這小孩子很是可意。便點了點頭，含著笑瞧那祥哥兒跑進「咯咚、咯咚……」裡面去了。一會兒，只見天然小姐身邊的一個丫頭，叫做引兒的，同著祥哥兒來回業秀才道：「回師老爺話，我們姑娘身上有點兒不舒服，請十天假。」業秀才聽了也不作聲，只點了一點頭。引兒自去不提。這裡祥哥兒笑嘻嘻的跑到業秀才的面前道：「先生，姊姊是躲學呀！好好的在裡頭玩呢。倒推說身上不快。只要放她十天的學，我心裡好不舒服呢。」業秀才笑道：「你怎地心上不舒服？」

祥哥兒道：「前天姊姊說不上學，那末我也想玩一天，媽媽卻允許了，倒是姊姊不許，要打、要罵，立逼著出來。這會子，索性十天哩！可不舒服嗎？先生也放我三天假好嗎？」業秀才聽了祥哥兒的一泡孩子話，禁不住好笑起来，道：「橫豎你在這兒也盡著玩呢，豈不是放學同不放學一個樣兒呢？方才你說，你娘親已答應你不上一天的學，你姊姊倒不許吧？難道你娘親的話，不作準嗎？」祥哥兒道：「姊姊的話，爺娘都要依他。爺娘的話，姊姊就不肯聽哩。」業秀才方知天然小姐恃寵而驕的。但是女孩子家慣不得這樣的性度，將來做媳婦的時代就算乏味了。於是又過了幾天。那一天，剛好引兒在書房的外間不知做什麼？業秀才便假意兒踱出去看時，只見引兒拿著一個很精緻的香袋兒。業秀才含著笑，湊上去瞧著，道：「這是什麼東西呀？」

引兒道：「這是香袋兒。我們姑娘做的。師老爺瞧呢，做的好嗎？」業秀才便順手兒接過來，假意瞧了香袋兒。嘴裡便搭訕道：「你們姑娘身上可大安了嗎？你家老爺也好幾天不出來談談哩。」引兒道：「我們老爺在姨太太那邊病著呢。」業秀才道：「噯！你家老爺在姨太太那裡病著，什麼病呢？」引兒道：「是痢疾。一天二十三次呢！我們太太說老爺是抽大煙的，不作興有這痢疾的，假如再不止時，可不是玩的。」業秀才道：「原是呀！有幾口煙的人，卻頂忌這個痢疾。怎地不請老爺回公館來？到底伏侍的貼切好多呢。聽說那位姨太太是繅絲廠裡的女工，這裡上海叫什麼湖絲阿姐。是不是哇？」

引兒笑著點點頭，又悄悄的道：「師老爺，我同你說了，你可別作聲。我們老爺真真太糊塗了。這種湖絲阿姐最是濫污不過的，雖是跟了我們老爺，其實還養著漢子呢，而且也不是一個、兩個呢！也不知道有多少！新近又搭上了那一家戲園子裡唱花旦的，叫什麼白牡丹。有天我們老爺齊巧撞著了，倒說那白牡丹還不肯逃走，儘管坐著姨太太房裡，喝酒、唱曲兒，胡鬧著。我們老爺倒不敢進房裡去，只得坐在外間，坐他們鬧夠了去了，才敢進房去。抽大煙可憐癮發了好一會兒，鼻涕眼淚裝了一臉。可想，這會子在那裡病著，倒不要討姨太太的厭嗎？至於『伏伺』的兩個字，可不用說哩！我們太太也不知道什麼意思？嘴裡雖天天在那裡說要接老爺回來，終不打發轎兒去接。也不使我們去瞧瞧病的怎樣？就是我們姑娘吵著要瞧瞧老爺去，也不放我們姑娘去。而且我們姑娘平日不肯聽太太的話的，要怎樣便怎樣哩。這會子忽然要請太太的示哩。說不要去，竟不去了。我們家的事，真真叫人找不到頭緒的。」

業秀才聽引兒說的伶牙俐齒，而且頗有風情。卻不接上文的話兒來說，涎著臉道：「你今年幾歲了？」引兒把業秀才瞟了一瞟道：「十八歲。坎坎說的話，外邊去說不得的。老爺知道了查究出來，我可吃不祝業秀才輕輕的把引兒的肩上拍了一拍，說道：「你須依得我，我便不說開去，你不依我時，我索性對你老爺說，是你說的姨太太同唱戲的……」引兒一扭身道：「你這個人不好。不和你說了。姨太太同唱戲的怎樣？我可沒說。倒是你在這兒亂說呢。」說著又裝出一個把勢來，輕輕的道：「姨太太的渾名叫做『濫污阿金』。湖絲阿姐裡頭算個尖兒，索性對你說了吧。」

業秀才原非笨伯。並且在尤爾山家裡做賬房先生，曾經得過甜頭。何況這個花面丫頭先是有了意了，還肯放鬆一步嗎？正在了得的當兒，齊巧天然小姐在裡頭偏找不著引兒，於是順腳兒一路找到外邊來。假如天然小姐是纏腳兒的，那便走起來一定有「咕咯、咕咯」的聲浪，遠遠的已聽得哩。天然小姐原是天足，又是穿像木底的鞋兒，慢慢的走來，一點兒聲息都沒有。剛轉出花■來，恰見業秀才拍引兒的肩，那臉上的氣象，說印不來，不知是個什麼的調調兒，既不是笑，又不是哭。接著又捏著引兒的手，那臉上的氣象越發的奇怪了。禁不裝嘛的一笑，業秀才同引兒吃了一驚。抬眼看時，只在眼角上一影彷彿是天然小姐，人卻不見了。業秀才卻頓然的面皮黃了。引兒只說了一聲：「若是姑娘，不要緊的。」說完一溜煙進去了。

業秀才心頭鹿鹿的跳個不住，回到房裡橫躺著床上出神。手裡捏著的那個香袋兒也忘了，隨手一放，丟在地上。須臾，值書房的小么兒點了燈，開進夜飯來。業秀才說：「放著吧，這會子還吃不下。」那小么兒也摸不著業秀才的頭路，打了一個旋，瞧著地上花簇簇的一個什麼？便彎腰去撿起來，道：「這是香袋，精緻呢。」業秀才頓然想著，直跳起來，夾手一搶道：「我的，是我的！別弄糟了。你到外邊去玩吧，我睡覺哩。不喚你，不許進來。」那小公兒只得答應了幾個「是」，樂得去玩了。業秀才閉著眼，想引兒說「若是姑娘，卻不要緊」

這句話說得有些古怪，難道天然小姐早有什麼話靶兒留在引兒手裡，所以有恃無恐，都幹得出來。不似我們北方風俗淳厚，不論男女的知識開得遲。然而天然小姐這麼的年紀，也該知些人事了，不然又要說印是獻徒了。這麼一想，又興了得隴望蜀之計，掌不住心神恍惚起來。朦朧朧，似睡非睡的當兒，只覺身邊有人推他，忙睜眼瞧時，原來不是別人，正是引兒抿著嘴兒笑。業秀才一手拉過來，先要緊問道「若是姑娘，倒不要緊」這句話兒怎生講？引兒笑道：「過天告訴你吧。」往下的事，做書的沒工夫寫他了，因為先要把徐太守的可憐歷史敘一敘。

卻說徐太守兜了痢疾病，倒在姨太太湖絲阿姐「濫污阿金」那裡，一天重似一天，頭裡不過每天二三十次。一禮拜後，增至五六十次，差不多成日的在馬子上了。「呵呀、呵呀！……」叫喊肚子疼。鬧得姨太太百般不舒服。盡罵著：「惡作鬼，為甚不回公館去？倒死扎掙著這兒，折磨我呢。」於是盡他怎樣叫喊，顛倒走過些，不理他。或者仍是裝點得花朵兒似的去跑馬車、吃大菜、聽戲、遊園，這般高樂，總要到深夜才回來。徐太守看看站不住了，便要回公館去。姨太太道：「情理早該回去了，但是你病到這個樣兒去了，不知要多早晚才得再來，我這裡的澆用可以落空的嗎？你須躉給我幾年的澆用，才好放你回去。」

徐太守道：「我這病原不要緊，也不至於就要死呢。只消抽得大煙，總有法兒醫得好。你又不肯好好兒的伏伺我，我自然想回去了。」姨太太道：「噯！話兒說得好不詫異！誰叫你不要回去？只消拿了錢來，立刻你就去，就是了。我也巴不得要你去了，才得安心呢。你瞧，好好的房兒吃你弄得臭氣騰天，豈不把我薰壞了？」徐太守歎道：「無情，薄義，一致於此！這兒原是我的所在，我偏不回去。你怕薰壞了，那便請你的便吧。」

姨太太聽了徐太守的這幾句話，便哭叫沸騰，定要一萬銀子買他斷絕。徐太守只不作聲，憑他怎樣，只做不見不聞。又過了三五天，徐太守大煙卻不想抽了。痢又痢得更凶了，心裡不由不急，只得給了姨太太三千兩銀子。方才把徐太守裝在馬車裡送回公館來。公館裡上下三等的人都嚇了一跳，只道是平常的兜了些痢罷哩，如今直弄到這個地步，於是沒一個不怨太太把持，不許到姨太太那裡去請老爺的安。其實太太也並不是有甚別的主意按住家人，不許往姨太太那邊去瞧瞧老爺。就不過使著婦人家的普通性質，一個「醋」字，卻盡在其中了。只認是老爺稍微兜了一點兒的痢，不過三天兩天就好了。卻不料直到這個樣兒，懊悔的要不得。大凡有癮的人，這痢卻是絕對的險症，一經大煙抽不進了，那是沒法兒救得轉的，這便是叫做「煙漏」的名兒。這種病可謂一百個人要死五十雙哩。徐太守既然真的煙漏，可不是金剛身子呢，不過五七天，嗚呼哀哉了。太太只為一個「醋」字，因做錯了事，老爺

的一條性命不是被她耽誤的嗎？若是頭裡就設法兒止了痢，那會出這叉子？還且老爺年常，有兩三天的痢的，所以不放在心上。如今釀成這件事兒，那裡對得住老爺呢？於是太太激起烈性來，等到老爺成殮之後，便囑吞了一盞片煙，自盡了。及至毒發起來忙著施救，已來不及哩。倒可憐了天然小姐、一個祥哥兒還是小孩子家，既沒近支親族，更且又是客邊，多虧了業秀才同他料理。索性把珠寶舖子收了，已被伙計們吃沒了著實不少。結算出來，也有限的很。不過數十顆珠子還值得論萬銀子。現存的錢，和欠人家的，差不多打個「銷」字。這時節，卻是引兒從中穿針引線，天然小姐同業秀才打得火似般的熱了，儼然如夫婦的一般。不知不覺已過一年，業秀才想道：「前兒尤家的一件好事，只為自己忒托大了，不曾發他一票大財。這會子可別做獻漢了。但是天然小姐同尤家的比起來天差地遠了，天然小姐手裡也沒有甚麼不了的錢。不過那票珠子還值幾個。便想法兒哄印出來。決定主意，便對天然小姐道：「我們這麼著坐吃山空，決非道理。而又沒多大的家產，不消三年五載，就要顯出底子來了。」

天然小姐道：「那末弄個甚麼買賣來做？你那一門的買賣在行些？」業秀才道：「我是唸書的秀才，豈可以自輕自賤去做買賣嗎？」天然小姐笑道：「罷呀，罷呀！你這種唸書的秀才，別現世了。頭裡只道你是秀才，終有本事的，所以拜你先生。豈知你的文理還不如我哩。」業秀才道：「原來……怎地……，所以儘管請假哇！」天然小姐道：「可不是嗎？還該你拜我先生哩。我不請假，天天跑到書房裡來做甚？」業秀才笑道：「做先生的本事短了，如今做丈夫的能為還不醜呢。」

調笑一會兒，業秀才又道：「如今賺得錢的道兒，只有做官是頂好的買賣。」天然小姐道：「只怕未必吧。你想，我父親不是個知府嗎？他情願不做官，還是仍舊做買賣。敢情是到底做買賣容易賺錢呢。」業秀才道：「不是的。你的父親原是做買賣的人，自然做買賣的本事高了。所以把官看得輕了。然而也曉得做官，不是做不得的事，因此也指個功名在身上。一面候補，一面做買賣，看光景做事情，若是不死呢到底要注重到做官的一方面去弄兩個呢。不然，白白的花了這一票本錢，豈是獻的嗎？我如今別的事也不會做，唸書人只有做官的本領。我也不想做知府，只消捐一個通判就夠了。你就是官太太了，豈不風光嗎？」

天然小姐沉吟一會兒道：「通判是多大的官職？捐他要多少錢呢？」業秀才道：「我捐官便宜了，不似你父親須要先捐了監生做底子，我是秀才底子，這筆錢就省了。並且秀才也值錢的，可以扣回來呢。而且通判也可以了，卻是正六品的官級。將來一保同知，再保知府，過道班，那便陳臬開藩，督撫就在眼前了。」天然小姐聽了著實高興，道：「從通判上起，到督撫的分位，也不過這幾個轉彎就到了。也不見得煩難呀！不知要多少錢呢？」業秀才道：「有限的。你那包珠子拿去換個通判，想也差不多了。」天然小姐道：「那幾顆珠子能值多少呢？」

業秀才料得天然小姐不曉得價值的。便道：「多不了一千來往的銀子罷哩。況且這種東西也沒有正經的價值，假如齊巧有人覓起來呢，多要兩個，也是作興的。若是兜攬上去，只好少兩個哩，大約一千，銀子出脫不來；一千洋錢，該是值的。我這會子同你商量呢，卻有絕好的機會在這兒。何也呢？如今山東賑捐駐滬勸捐委員華淡泉華司馬，新娶了一位姨太太，就是六馬路寶樹衛衙謝家的二寶呀。二寶的崑曲是超等的。今番華司馬花到五千洋錢的身價呢。因此，華司馬要辦幾顆新光圓整的珠子，東西要好，價錢卻多兩個倒不在乎呢。我曾經同華司馬談過了，大約可以換一個通判，七項常捐都在裡頭，拿算起來，卻要一千六百七十兩有另的庫平銀，合洋錢要兩弔開外呢。豈不便宜著好多哩！差不多賣了加倍的好價錢呢。這種機會是可遇不可求的。倘使錯過了，其實可惜。」

天然小姐道：「真的有這麼便宜嗎？」業秀才笑道：「你又來了，我們既然做了夫妻，那曾見丈夫哄了妻子的嗎？況且我又是精明的人，吃虧的事情，老實幹不來。」天然小姐很高興。連忙開了小鐵箱，把那包珠子取出來，一顆滾圓的滴珠，重一分三釐。除外六十三顆大約在五、七釐之間。一樣的緊皮新光，光華閃閃，彷彿雪團兒似的一堆。秀才看了，心裡發火，連忙接來包了，藏在衣袋裡。天然小姐又取出兩對赤金的三絞絲手鐲來，道：「這兩副手鐲共是十八兩重。如今我是穿孝，用不著。索性拿去換了銀子，捐一支翎支戴吧，那就體面了。我看人家戴了顏色頂珠，沒條翎支拖著，光禿禿的很不好看。況且父親的那條翎支，說是二百銀子呢。前兒父親說：上海道的一條翎支，沒有人好似他的了。那知父親的這條翎支就賽過了他了。披肩既大，翎線又爽，扎手也好。上海道情願送五百銀子與父親，要把這條翎支讓給他。我父親原是四海不過的，那裡要他銀子！並且還想配一個全翠的翎管，打了金托子送給他。豈知還沒配得全齊，上海道已革職了。那末沒有送去，所以還留在這裡。如今我送給你吧。」

業秀才笑著作揖道：「謝夫人的賞。下官停兒床上去報效一點兒『汗馬之勞』。」天然小姐羞得紅了臉，啞道：「人家好好的同你說，你總是油腔滑調。既是要做官了，也得放些官的樣兒出來。別的都是閒話，將來做官得意了，不要沒良心丟了我腦後去……」業秀才不等天然小姐說完這話，「撲」的跪在地下，眼望著天，立誓道：「若是我業某將來負於我的夫人徐天然小姐，一輩子沒得發達。決要死在天然小姐的肚皮上。」天然小姐大笑道：「這樣的立誓，敢是維新嗎？大凡立誓的通套，終是死於刀箭之下，你偏說死在我的肚皮上。你若負心了，只怕輪不到你死在這個區處了。」業秀才道：「你既是不許我到這個區處時，我就不死了。」

列位想呢，這句話豈不明明是負心的招狀兒？大凡女子在熱的當兒，那怕絕頂聰明、一等能幹，到這兒，心便蒙了。憑你怎樣的作弄，終覺察不來，所以天然小姐卻不曾細細的味一味這話兒。然而業秀才自己也不曾覺察這話說錯了，這是歡極了，無心的流露。雖是無心，其實倒發自肺腑，所以，凡百事情，旁人冷眼裡看的真，所謂「當局者迷」就是這個道理。且說業秀才得了這六十四顆珠子，兩對手鐲，只把這兩副手鐲拿到「裘天寶銀樓」去，換了九百十數元洋錢。捐了個候選通判，也要不了五百洋錢。卻哄那天然小姐道：「捐了個大八成的通判，加了運同銜，一支花翎便是藍頂花翎，十分體面了。」說著又拿出紅紙包的十三元洋錢來，雙手遞於天然小姐。天然小姐道：「這個算什麼？敢是人家送的賀禮嗎？」

業秀才道：「我雖是捐了官了，還沒曾發帖開賀，那有人家送禮來呢？這是我秀才底子上扣回來的八兩庫平銀。齊巧合著十三塊的數目。這十三塊雖是微細，也是我十年窗下刻苦出來的，非同容易，那一塊沒有我的心血在上面呢？至於我如今做了皇上家的官，其實都是承蒙賢妻的栽培。唯有這十三塊，總算是我的心血錢。請賢妻收著，沒事的當兒，可以拿出消遣消遣。足見是我的真本事換來的，好教賢妻歡喜歡喜。」

天然小姐笑得眼縫都沒了，忙站起來雙手接來，細細的玩了一會兒，商量把這十三塊安放在那裡，才覺合式？夫妻兩個商酌了好一會兒，沒做道理處。倒虧得引兒想出一個絕妙的去處來，道：「這十三塊安放著家堂廚裡最是合式，才算得尊重，又覺得大方。除了這個所在，就沒有得體的所在哩。」天然小姐拍手道：「總竟讓選你有主見。」即便恭恭敬敬的捧了這十三塊，放在家堂中間，供得齊整了，又點了一對香燭，化些紙錢，夫妻兩個拜了四拜。天然小姐又道：「如今既是官了，便該娶妾。我們得成夫婦，原是引兒的介紹，其功匪細，知恩報德，引兒卻該正位副室。就趁這對香燭行了大禮吧。」不由分說，拉過引兒，三個兒一起拜了。便改換稱呼，天然小姐叫引兒「妹妹」；引兒叫天然小姐「姊姊」。又吩咐丫頭、僕婦等叫引兒姨太太；叫業秀才姑老爺，不許再叫師老爺了；叫自己姑太太，不許再叫小姐哩、姑娘哩。又拉過祥哥兒見了姊夫，叫引兒阿姨。吩咐已罷，又交代廚子立刻辦起酒來，喝酒慶賀。直鬧了一整夜，總算小小的一段結束。於是過了幾天，業秀才想道：如今不好因循過去了，須得脫離了這個所在，那便可以做點事業。倘使盡戀著天然小姐同引兒這一對兒，久久不是道理。萬一把捐的不是實官弄穿繃了，倒很有關係。不如騙他們引見的道兒，京裡去碰碰看，倒是個好計較。主意已定便對天然小姐道：「如今須要進京引見出來才得補缺呢。只是你留在家中，沒人照應，如何是好？」

天然小姐道：「你盡放心。指望得個好缺，升官發財，一路風光，那便有興呢。」業秀才道：「這便自然。老實說做官的秘訣也考究得精通哩。第一條終南捷徑，若能巴結上了外國人，那便比著巴結王爺中堂還得便宜多哩。」天然小姐道：「這怕弄錯了，做官須要巴結上司才是正經。外國人有甚相干？巴結他做甚？升官補缺、委差事，外國人又不能做主。這都是上憲的權柄呀！」業秀才笑道：「你真是不出閨房的女子了。那知如今世界上的局面哇！這當中仔細緣由，一時間也同你說不清楚。橫豎你慢慢的看著

我的手段吧。」

天然小姐半信半疑，也沒工夫去考究。忙著替業秀才整頓行李鋪蓋，盤纏路菜，調排的十分穩貼。常言道：人心肉做。業秀才雖是安心騙了天然小姐的一包珠子，一走便了。看他這樣貼切，就是正式夫妻，也不過如此了！倒覺得心裡有些不忍。並且天然小姐所有值錢的首飾等項，一古腦兒叫業秀才帶在身邊，以備不時之需。那一天動身時，天然小姐同引兒、祥哥兒送到新銘輪船上，再三叮嚀，珍重而別。不多幾日，業秀才已到京都，就在安東會館住下。先把那一顆一分三釐重的滴珠賣了一千二百兩銀子拜客請飯，拉攏交情。京城裡只消有幾個閒錢應酬應酬，開通大人先生的門路，是最便當的。而且是有這些拉皮條的哥兒聞風而來，憑你自己揀擇，要運動那一條路子。大凡到過京裡的，大都知道這個情形哩，用不著做書的細細說印。這裡業秀才卻是立定主意，謀一個出洋的事情，來混他三年五載。好使得天然小姐叫乎不答應，讓她的心死了。最好等她重又嫁了人，那便就有好題目同她斷絕，還且可以同她說尖話兒，詐她一詐。自己贊著自己心地玲瓏，設計高妙。也是業秀才的氣運大來，恰好龍侍讀放了那一國的欽差。業秀才便把那些金珠首飾竭力運動，所謂「有錢使得鬼推磨」，居然弄到一個隨員差使。這是任滿回國，坐定保升。並且便宜在，歸入特旨班的分兒，十拿九穩。多虧龍欽差同他打算道：「你是候選通判，其實吃虧了。將來就不過保實：你索性加了候選道，將來也是個保實。豈不便宜著好多呢？」

業秀才籌算籌算，資本綽然有餘。於是聽了龍欽差的指教，立刻上兌，也不過花了一串銀子光景。等到龍欽差請到出京，路過上海，業秀才只躲在行轅裡面，不敢出來。恐怕被人見了。傳到天然小姐的耳根子裡去，便要擺起道台夫人的架子來哩。其實對不住她，何苦來弄成她空歡喜一場呢。這裡且不說業秀才跟了龍欽差放洋到任。且說天然小姐，自從業秀才進京之後，巴巴望業秀才寄到平安家信回來。那知一天一天的望去，只沒有一點兒信息。天然小姐和引兒兩個疑疑惑惑，胡思亂想，不是他身子有病？還是輪船或者出了叉子？打探得新銘輪船已轉過了兩三班哩，那便決計是病了。愈加慌亂起來。引兒道：「即使病了，也不該信都沒有呢！」

天然小姐卻想出一個計較來，道：「我們天天買一張新聞紙來瞧瞧，或者從報紙上討出一個消息來，也未可知。」引兒道：「也是一法。」於是找一個賣新聞紙的，日逐送一張新聞紙來。不知不覺已過了三個月光景，新聞紙上也討不出信息來。天然小姐竟懶懶的病了，引兒也弄得搔首不知癢處。正亂糟的當口，恰好那一天的新聞紙上載著出洋欽差、隨員名單，裡頭卻有候選道「業某」的名字。天然小姐和引兒兩個不覺笑逐顏開，互相慶賀。頓然間，神清氣爽，病都趕掉了。連忙同著引兒坐了馬車，到出使行轅，只見行轅上寂然。打聽時，原來龍欽差只住了一日，已放洋去了。天然小姐直聽得呆了臉，一句話兒說不出來。引兒也著實詫異，掃興而回。天然小姐忽然想起來道：「只怕不是他呢？他是通判，不是道台呀！」

引兒道：「官銜上果然差了幾級。但是名姓卻一點不差。況且這個姓字，其實少有。前兒聽老爺說：在漢口的時節，有個堂班叫做『業家班』，大概都當他是姓『葉』的，不是姓『業』的。就是他的堂牌明明寫著『潤德堂業』，眼角上一瞟，『葉』字同『業』字的形體，又差不多兒，所以『葉家班』大家知道。說起『業家班』倒說那有姓業的人家呢？當時金大老爺薦他來的時候，老爺聽說是姓業，就想起這個姓字來，只有個堂班姓著這麼冷僻的姓，只該做鳥居。那知安東倒有在席朋友，也姓著這個怪姓。豈不好笑！我想來姓業的，不是大族，不比姓王、姓張、姓李、姓趙，同名同姓的人多。而且他的名字也是怪怪氣氣的兩個字，拿這兩個字來做名字的，著實少有。至於官銜上差了，不好捐升的嗎？若是這名單上，不是道台，倒是縣丞、巡檢，反而比通判小了。那末或者別一個了，不是他了。如今通判變了道台，不過花幾個錢，馬上大起來了，最容易的事。倒是官銜縮小的煩難。據我料想起來，一定是他弄到了這個出洋差使，加捐了道台，倒是一樁喜事。將來的好處，不可限量呢！」

天然小姐道：「你真真昏蛋了，巴不得別一個業道台吧。若然就是他這個人，一定是個沒良心的人，把我們丟了。」引兒頓然冷了一半截。又不好托了人去打聽打聽究竟怎樣的道理。從此以後，昏昏悶悶又過了半年，業秀才的信息仍是杳然，而且支持門戶，很覺拮据起來。值錢的東西一古腦兒給了業秀才，現存的幾個又使的差不多了。於是慌急起來，同引兒兩個商量善後之策。引兒道：「姑娘不想到這裡，我也不敢說；既然想以這裡了，我是擔心好多時了。如今手裡一無所有哩。後來的日子，正長呢，若是死守在這個人身上，論年了，信都沒一封，只怕靠不住事情呢。原是我害了姑娘，當初原是我把姑娘拉下渾水去的，如今再不想個萬全之計出來報效姑娘，那便天理也不容我了！」

天然小姐道：「前兒的事，提他做什麼？究竟自己不好，若然沒有靶柄落在你手裡，你敢把我拉下渾水嗎？如今現存的，不過百十兩銀子了，除了這些些兒值錢的東西，都沒了。叫我怎樣支持過去呢？」引兒道：「不是又是我把不正經的道兒來引誘你，你這樣的年輕貌美，怕沒有好日子過嗎？況且這兒上海地方糟不過的去處，什麼事做不得？姑娘何不裝點裝點，坐了馬車到張園去喝喝茶；戲園子裡去聽聽戲。包你不消兩三回就交運了。而且如今你手裡也沒有了，再不會吃人家哄了去。」天然小姐躊躇了好幾天，除了這一條路子，竟然無法可施。只得如法炮製起來。於是裝扮得齊齊整整，一到飯後三點鐘，便坐了馬車，來到張園安境第大洋房。金剛石上泡了一碗茶，同引兒兩個說說笑笑，做出輕狂的樣子。何奈一般闊少年頑固野蠻，非常了得，總是從腳兒上品評起的。一看一雙天足，頭也不回，洋洋的走開去了。只急得天然小姐火性直進起來，道：「接連三日，倒花了十多塊洋錢，真是『偷雞不著，蝕把米了』。」

引兒笑道：「我有點兒明白了，只因你是一雙天足，裝點得既不像小姐，又不像大姐。假如索性像堂子裡的騷大姐，倒有人愛的。如今你有點兒三不像，所以那般兒色鬼，到底摸不到你是個什麼種族，便不敢請教了。」說得天然小姐倒好笑起來。引兒又道：「我又想個計較在心上了，這裡有兩種裝點：一種是旗裝；一種是女學生，這兩種就合上了這雙天足了。」天然小姐道：「若是改換旗裝，須要定做衣服，又是花本錢。倘然仍是撲個空，這便是倒窮命了。不如且充個女學生吧。今兒恰好是禮拜日，只怕有些意思了。」引兒便替天然小姐梳了一條辮子，穿了一身無色的衣服，裙兒條的低低的，倒別有一般風韻。手裡拎了一個小小皮包，坐了馬車，如飛的望張園去。要知天然小姐此番改裝而去，可能覓個知音？及業秀才如何又中起舉人來？希奇作怪的歷史盡在下文分解。